



烏來瀑布

烏來溪戲

人生在線

上周我去了馬來西亞後又到了台灣，參加了兩個大型的國際學術會議，被趕鴨子上架般做了四個不同類型的學術講座，用別人的語言介紹自己的工作，神經一直繃得緊緊地。返港前日，來到了位於新北市著名的烏來古鎮休閒一番。

烏來素以春櫻與溫泉最負盛名，雖說已經是深秋時節，這裡仍舊是青山滿目，蓊鬱蒼翠。只見對岸飛瀑直落，湛藍的溪水在峽谷中流淌、有節奏地撞擊在鵝卵石上泛起白色的浪花。溪邊溫泉冒出的騰騰熱氣似仙霧繚繞，山間輕快的鳥鳴與覓水的野鴨平添幾分幽靜。

到烏來的人多數是奔着溫泉來的。遍布在古鎮大大小小的溫泉呈立體分布。但別具一格的當屬溪邊原始狀態的天然浴場。

望著清澈的溪水，我呆呆地出了神。水中一位壯實的中年人熱情地向我招手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會游泳嗎？」我點頭作答。「下來試吧，沒有事的。」

我抵不住誘惑，稍事熱身後，一躍而入。冰涼的溪水也就攝氏十幾度。剎那間，「冰淇淋」的感覺貫徹全身。若用一個字概括，那就是「爽」。

還來不及反應，看似平緩的溪水已將我沖出了幾米。有這位台灣大哥一路護航，我信心十足。順流而下，岸上為我們拍照的同伴雖一路小跑都未能跟上我們的速度。轉眼間，百米已過，到達了上岸地點，我借助大繩攀岩上岸。

完成了一次漂流，意猶未盡，在台灣大哥的帶領下，我們又選了一個更遠的平緩處下水。在一灣靜水處，竟看到了久違的小蝌蚪，那樣的自由自在。以前我也泡過很多次溫泉，但這種冷熱交互、動靜結合的運動還是第一次。雖說算不上暢游，只能算作溪戲，但卻是一次淋漓盡致的大自然洗禮。

林大哥向我傳授，水雖涼，到溫泉泡泡不會感冒的。隨後，我回到了溫泉池中。看到我在溫泉水中打坐，又一位中年漢子主動湊上前與我攀談。他自我介紹到：他姓顏，原本是一位建築工人，五十歲時因高血壓提前退休。在這裡找到了自己的歸宿。在凌亂的溪畔，疊起了四個溫泉池免費提供給遊人。他還搭建了一個救護台，每天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監護在這裡，七年如一日。溫泉、溪水兩交錯的血管操，使他的血壓恢復到了正常值。健身強體、利人利己，功德無量。

顏大哥還向我介紹，「烏來」是「冒煙的熱水」的意思，源自當地原住民泰雅族的發音。如今，「烏來」已經成了台灣的一處名所。來這裡的人四季絡繹不絕，還有來自荷蘭與韓國跳水訓練隊。

常年來這裡的人，性格豪爽奔放、心靈清澈透明。人們在與大自然的對話中，感悟着人生的真諦。

暮色降臨，漫步烏來老街，這裡雖看不到很古老的建築，但土產、小吃隨處展現古樸。一位熱情的老闆娘為我們送上了薑母茶驅逐溪水的寒氣。竹筒飯、頓土雞、嫩竹筍、地瓜葉、潤水魚、山蘑菇使人穿越到了千年前的世外桃源。

這一晚，我沉沉地睡了一個好覺。

順應自然

如是是我見

再看教育。據《紐約時報》報道，包括谷歌、蘋果等眾多高科技龍頭企業的精英，紛紛讓自己的孩子入讀抵制高科技過早進入教室的學校。當不少教育人士都在呼籲讓高科技改變教育面貌的時候，美國這群高科技精英的「反科技」教育選擇令人深思。這些高科技精英和學校認同這樣的教育哲學，即計算機與學前教育、小學教育水火不容。他們認為，計算機會壓制兒童創造力和身體發展，影響其人際交往能力以及注意力的廣度和強度。有教育學者對此小結：「反科技」教育的特點是以人為本，用健康、平衡的方式，追求兒童在意志（身）、情感（心）及思考（精神）三個層面能力的全方位成長，把單一的智性知識學習，轉化為富有創造性的藝術、手工、肢體律動及音樂與平衡扎實的語文、數學、自然和社會課程的密切結合，使兒童在頭腦、心性與身體方面均衡發展。科學研究顯示，兒童社會性的發展必須通過真實的人際交往完成。在這一過程中，兒童想像力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發展，並為其一生奠定基礎；而重要的學習品質，諸如注意力和堅持性的發展，更是入學前準備的關鍵。

最後談談婚姻。每個跨進婚姻的人，是不是可以借鑒一下楊絳的「終身大事觀」。楊絳認為自己「最大的功勞是保住了錢鍾書的淘氣和那一團痴氣。這是他的最可貴處。他淘氣，天真，加上他過人的智慧，成了現在眾人心目中博學而風趣的錢鍾書。他的痴氣得到眾多讀者的喜愛。」楊絳一生變換過多種工作，「但每項工作都是暫時的，只有一件事終生不改：我一生是錢鍾書生命中的楊絳。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，常使我感到人生苦苦。但苦雖苦，也很有意思，錢鍾書承認他婚姻美滿，可見我的終身大事事業很成功，雖然壓去了我不少心力體力，卻不算冤枉。錢鍾書的天性，沒受壓迫，沒受損傷，我保全了他的天真、淘氣和痴氣，這是不容易的。」

易湘壬

老子的言說中，「道」是一個重要概念，但道還不是至高無上的東西，因為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」。意即：人所取法的是大地，地所取法的是天，天所取法的是道，道所取法的是自然如此的狀態。可見，統攝一切的是「自然如此的狀態」。為了強調，老子還從反面來闡述若輕視了「自然如此的狀態」會有什麼惡果：「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，不可執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」意即：天下是個神妙之物，對它不可以有為，不可以控制。有為就會落敗，控制就會失去。我們不難在平常生活裡找到對老子智慧的註釋。

古今中外，人們都在研究探索養生的智慧，其實，人是自然界的產物，「以自然之道，養自然之生」就是養生的最高智慧！英國偉大哲學家培根在《論養生》一文中說：「養生是一種智慧，非醫學規律所能囊括，在自己觀察的基礎上，找出什麼對自己有益，什麼對自己有害，乃是最好的保健藥品……在吃飯、睡覺、運動的時候，心中坦然，精神愉快，是長壽的最好藥方。」培植根的心得實在要蓋過那些吃補藥、打雞血針和種種架床疊屋的養生「秘笈」。著名的長壽老人羅素有如此經驗：「我吃喝均隨心所欲，醒不了的時候就睡覺。我做事情從不以它是否有益健康為依據，儘管實際上我喜歡做的事情通常都是有益健康的。」

陳來元

猶太婚俗

域外漫筆

親歷猶太婚禮

我在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工作期間，曾應邀出席過當地一位朋友兒子的婚禮。記得舉行婚禮活動的地方是在一個大庭院內的空場上，搭了綵棚，十分氣派。在以色列，這種綵棚叫結婚華蓋。綵棚的原型是棚屋，最初用作新婚夫妻的洞房，現在則作為新婚夫婦共建新家的象徵。時至今日，正式婚禮都是在結婚華蓋下舉行的。現在的綵棚四面無牆，表示對賓朋的開放，歡迎他們的到來。

按當地風俗習慣，出席婚禮的賓客服裝要整潔，上面不能有污跡。同時指甲不能長，尤其是指甲縫裡不能有污泥。在以色列，指甲縫裡不能髒不僅是參加婚禮的要求，出席其他公共活動也是如此。為表示對主人的尊重，我特地修剪了本來不長的指甲，再沐浴更衣，然後前往參加婚禮。新郎頭戴猶太小圓帽，新娘身穿潔白的婚紗，歡歡喜喜迎接來賓客。我的到來同樣受到一對新人的熱情歡迎。我感謝新人的盛情邀請，送上賀禮，向新人表示祝福。



婚禮上，新郎在新娘的食指上戴上結婚戒指，並說：「依照摩西和以色列律法，這枚戒指使你成為我的妻子。」按當地習俗，拉比（猶太教內負責執行教規、教律和主持宗教儀式的人）在婚禮儀式上高舉酒杯向新人祝福後，新人要兩次品酒。這在傳統上表示富裕和歡樂。第一次新郎和新娘各抿一口，表示一對新人婚姻神聖無比；第二次新郎和新娘再抿一口，表達他們對上帝的謝意。相傳酒杯代表生命之杯，美酒表示對新人的美好祝願，新郎和新娘共飲一杯，表示他們將同甘共苦，永遠不離不棄。同時，新人和賓客也相互祝福。但賓客在飲酒時不能「一口悶」，半杯酒也要分兩次或幾次喝。按照傳統，新郎和新娘分別被前來賀喜的男女賓客們簇擁着，隨着樂隊的伴奏，跳起歡快的民族舞蹈。接着，新人的父母也加入到跳舞的人群中來。人們笑語歡聲，輕歌曼舞，到處都是喜氣洋洋的歡樂氣氛。婚禮結束前，新郎將一隻玻璃

不可與第三者有私情。儀式上，男方要下聘禮，現金或實物不限，價值因人而異。在訂婚儀式上，雙方還要簽署一份此前由男女雙方及其家長一起商定的婚約，婚約內容包括舉行婚禮的時間、地點和新娘的嫁妝、簽約雙方的責任與義務以及違約方應付給對方的罰金等。

相傳簽訂婚約的儀式始於公元一世紀左右，當時婚約起着法律文書的作用。而現在，它已不具多大法律效力，只是新婚夫婦向對方作出的一種正式書面承諾。此外，男方還要當着兩名證人的面向女方鄭重宣誓：「你已與我訂婚，成為我的妻子。」從此，雙方夫妻關係確立，婚姻就算是合法的了。但婚禮典禮一般在一年後才舉行，此前女方還是要住在娘家。訂婚後若婚姻關係破裂，即使沒有舉行結婚儀式，也要依法辦理離婚手續。

按猶太教傳統習俗，新郎和新娘在婚禮儀式前要

猶太婚禮

（網上圖片）

行淨身禮，即進行宗教沐浴。沐浴者要把自己浸泡到水中兩到三次，以表示從此結束單身，開始過夫妻生活。傳說新人淨身後雙方可更好地融為一體。新郎、新娘在結婚儀式之前的「澡票」是其婚姻檔案中不可缺少的材料。新娘行完淨身後，就可由送親隊將她送到新郎家搭建起的綵棚中，在結婚華蓋下舉行婚禮。按傳統，新婚夫婦在婚禮後的一個星期，要在家中設宴款待至親好友，每次都要吟誦七重祝福。可以說，猶太人的婚禮充滿了慶典。

宗教法律傾向婦女權益

在以色列，婚姻受宗教的影響很大，其婚俗與宗教傳統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。猶太教傳統勢力認為，婚姻關係一旦確立，夫妻雙方特別是丈夫要全心全意將它維持下去。為確保夫妻和家庭關係的穩定性，猶太法律規定了丈夫對妻子應盡的義務，即：一、與妻子同居，不可分開。二、履行婚約中所規定的經濟義務。三、具有保障妻子生存的能力，給妻子提供住所和衣物。四、妻子生病，保證送其就醫，並精心護理。五、如妻子在戰爭中被俘，有義務將其救出。六、妻子先去世，要給以厚葬並建立墓碑。七、如妻子先去世，要保障後代的繼承權。八、如丈夫先去世，只要妻子守寡，她就有在原住地居住和從丈夫遺產中獲得生活來源的權利。九、如丈夫先去世，其身後遺產將保障妻子把他們的子女撫養好，直到子女長大成人。

直到現在，猶太人結婚都是由擔任戶籍主管官員的猶太教拉比主持，沒有公證結婚的做法。在以色列，即使是非猶太人結婚，也是由宗教人士主持，如基督教徒婚禮儀式由神甫或牧師主持，穆斯林婚禮儀式由伊瑪目（伊斯蘭教教職稱謂）主持。有人試圖改變非公證結婚的現行規定，但由於宗教勢力的影響很大，要改變現狀，困難重重。

不過，現在在以色列農村中，某些基布茲（以色列集體農莊式的經濟合作組織）正試圖創造一種新傳統，即把宗教儀式同農村生活結合起來，把傳統風俗和現代文化娛樂活動結合起來。這種做法能否逐漸擴大並被普遍認可，還很難說。

猶太人離婚由猶太教法庭判決。以色列民法允許女方主動提出離婚，並保證宗教法庭的有關判決得到執行。

猶太民族乃母系民族

宗教對婚姻的影響力還表現在猶太人至今仍遵循傳統的內婚風俗。為防止猶太人被異族同化，從而保持猶太民族的純潔性和民族團結，猶太宗教法律做出了禁止猶太人與異族通婚的規定，從而使猶太民族得以生存和興旺發達起來。

在古代，猶太人寧可允許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結婚，也不允許與外族人通婚。到了近代，猶太宗教法律規定雖有所鬆動，猶太人不得與異族人通婚的禁令有所打破，但控制仍相當嚴格，與外族人結婚的猶太人依然很少很少。而且，凡是與猶太人結婚的非猶太人必須信仰猶太教，非猶太男性必須接受猶太教割禮。

同樣，由於猶太宗教法律的關係，可以說猶太民族至今仍是一個母系民族。按猶太宗教法律和傳統風俗，只有母親是猶太人，而不管父親是不是猶太人，他們的孩子才被承認為猶太人。如果母親不是猶太人，不管父親是不是猶太人，他們的孩子就不算猶太人。這個倫理觀念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父系民族觀念是不同的。其原因是，按猶太宗教法律，一個人要被承認為猶太人，其身上必須至少有二分之一的猶太血統。如其母親是猶太人，不管其父親是不是猶太人，他（或她）至少有二分之一的猶太血統，所以可被承認為猶太人。如其母親不是猶太人，儘管父親是猶太人，但如母親有外遇，真正生他（她）的父親就可能不是猶太人，這就沒有辦法保證他（她）有二分之一的猶太血統。為了保障猶太民族的純潔性，猶太宗教法律就不承認母親不是猶太人的子女是猶太人了。

有時想，假如沒有酒，將會怎麼樣？魏晉文章選風度，詩仙醉翁輸文采，《酒德頌》無從頌起。這五穀精華的醇、厚、甘，聞起來喉嚨就作癢；那無憂無慮的黑甜鄉，想起來心裡就發癢。因此，西周的《酒誥》、漢唐的《酒義》，歷代官家的嚴法禁令，似乎也沒有擋住人們追逐酒神的步伐。因此，五千年的歷史，多的是以醇酒婦人自耽的信陵君，因酒過度暴斃的西門慶，更有沉湎酒池肉林而江山不保、宗族毀滅的夏桀商紂與南朝陳後主。《戰國策》載：帝女使儀狄造酒獻大禹，大禹飲而甘之，嘆曰：「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！」見微知著，聖人之所以為聖，不是偶然。

小則賊性戕身，大則敗家亡國，大禹看到了苗頭，採取了行動——「疏儀狄、絕旨酒」。可是，他的子子孫孫，對他的垂訓，雖則耳聽出了老聾，行動上卻難見分毫。不妨想想，打開電視，有幾回廣告上少了酒的身影；翻開報章，又有幾回聞不到酒香？「窮也罷富也罷，喝罷；興也罷衰也罷，醉吧！」是否還是一些圈內人的人生哲學？「感情深一口悶，感情淺舔一舔」之類是否還是衡量交情的一大標準？見酒不顧性命的、貪杯誤了事情的，乃至酒後失態上演鬧劇的、酒後失德搞出醜劇的、酒後失性釀成悲劇的，是不是還時有所見、時有所聞？古有使酒罵座，今有醉酒駕車，源遠流長的酒文化一脈相承。

本來，喝不喝酒、喝多喝少，是個人的事情，他人無權置喙。花的是自家錢，傷的是自己胃，只要不擾亂治安、違法犯罪，別人當然沒法管；即便是違法失德，也要由個人承擔。怕的是，有些人是「公家出錢、個人出胃」，胡吃海喝、胡編亂報，推高了公款消費；還怕的是，有些人「酒杯一端，政策放寬」，你來我往、推杯換盞，不知不覺之間違法亂紀。

酒事

張永生

天地的親近為特徵，平凡得教人格外感動。紅光堆滿車窗的一刻，巴士駛進九十二號公路旁邊一個休息站，下車之際，鮮美的熱氣湧來。我馬上想起，下午的散文《百花園的白蝴蝶》裡，寫母親教他寫字：「她捉住我的右手，鼻息呼到右邊臉上去，今慈遇猶存。」此刻，太陽是所有人慈愛的母親。

在明亮但不熾熱的朝陽下，巴士又馳聘了三個小時，進一個小鎮去吃早餐。剛才每人一份「平底鍋上雞蛋」（英語叫Scrambled Eggs，「蛋」名世的「雞」，不是醞肖旭日嗎？著名散文家琦君稱之為家庭主婦的「長河落日圓」）。空前絕後地盛大的「祝賀與興奮感、幸運感，賜予了平衡我們的興奮感、幸運感，賜予了一點意外。事情小而有趣：我們一行迫不及待地進「麥當勞」的大門。「麥當勞」是以「快」名世，這裡卻把急餐和付款的只有一個。戴近視鏡的白人女孩，偏能沉住氣，慢條斯理的看著久不挪一步的開張，人家很快，又都是新手，看當經理的女子慌忙忙外連頭上的汗珠也顧不上擦就知道。千不該萬不該，光顧的都「是算得不錯的中國人，好幾位觸犯了白人女孩子的禁忌。這禁忌，叫「找錢定律」。一位中年人，北京來的，點了大麥漢堡、炸薯條和可樂，一共十點三美元，他付上一張二十元鈔票，外加一個二十分的硬幣。這就要了眼鏡女孩的命，她怎麼也找不準。點錢，爭論，重點，用報話器請經理來幫忙，爭論，往覆三次。隊伍裡怨聲不斷。這頓早餐，吃得夠搞笑。

我的胃覺著夾上小香腸的小圓餅，以及生蠔，走出麥當勞的大門，耀花眼睛的太陽光裡，跳躍著一隻青蛙。我一驚，掃了一眼不遠處的山坡，馬上意識到，它是主人，我們是闖入者，它蹦了一下，離開磚鋪的人行道，再一下，在草地上，高高舉起帶鋸齒的腿。靈魂深處的童心催我：把它抓在手裏，玩一會。可是不敢。我站直，高原的太陽，給我和青蛙，極清晰、且鑲嵌金邊的黑影。

起個絕早，披上軍大衣，登上日觀峰。那也是難忘的盛典，太陽浮現在大宇宙的边缘，勝在遼遠。這一次在愛達荷高原，以

達遊大巴離開內華達州的鄂爾遠城，是凌晨四點。此地海拔六千英尺以上，使得長期在高出海平面二十英尺的太平洋之濱久住的遊客，感到些微暈眩。高速公路，車輛稀少，鬼火般炫目。每次做中國人出門的標準動作：抬頭看天，元代詞人薩都剌的《念奴嬌》「必須虛幻」的字幕，「打」在腦海一角：「石頭城上，望天低吳楚，眼空無物。」其實，只長矮草的美洲西部，和彼時繁華的中國南京，哪有可能之然而？

處，頭上的天空和見慣的那個，是有所不同的。在海濱，舉頭處，蔚藍也好鉛灰也好，天總是拒絕人於千里之外地，連噴氣機所造的筆直煙束，也只懸在中間，雲海向我奔湧時，何其低！黎明之前，雲海向我奔湧時，我變成無邊麥地上嫩黃的芽兒，而它成了覆蓋我以及眾多植物的被蓋。它俯身，萬物有如嬰兒依偎於在懷懷。天地為爐，造化如工。這一爐，不是溫水煮青蛙的器皿。此刻它在默默地製造「天人合一」。

大巴爬一個陡坡，我凝視東方，一道細長的縫。巴士爬得越高，天越矮，雲的縫隙越大。縫隙之外該就是天之外了，朝霞在外面堆積，一點點擠入，暗紅的鐵水一般。天空更低，伸手到窗外，怕能摘下掛在山崗動黑樹枝頂端的雲朵。巴士裡面開始騷動，上了車才睡回籠覺的遊客，一律面朝東方，嘆息或者輕呼。

東方霍然陷入昏暗，我以為鍋蓋又合縫了。不，縫隙的中點鼓起，把一片紅紅來着。這紅的，只是最本色的紅，而且極厚重，只有天才的梵高作畫，才有膽量這般設色。啊，是宇宙的眸子落！它勉力撐起，昨夜喝醉了還是，在高原上落得太晚，睡意如此濃重，風起了，融入斑斕朝暉的，雲霞向四面輻射，縫隙猛地撐大，一丸紅日躍出，天地開始奇妙的鋪金作業。不是立刻布滿八荒，而是以太陽為起點，像五星級賓館為迎接總統而臨時鋪設紅地毯一般，像迎面而來的大浪一般展開。

也是看日出，上世紀末在黃山，也是起個絕早，披上軍大衣，登上日觀峰。那也是難忘的盛典，太陽浮現在大宇宙的边缘，勝在遼遠。這一次在愛達荷高原，以

靈魂深處的童心催我：把它抓在手裏，玩一會。可是不敢。我站直，高原的太陽，給我和青蛙，極清晰、且鑲嵌金邊的黑影。